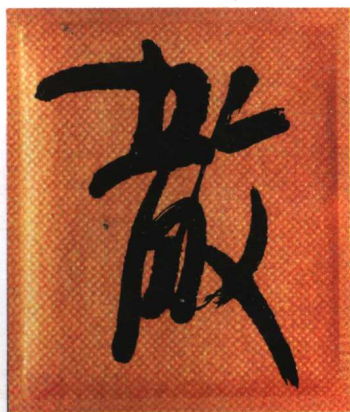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 椰子与榴莲

许杰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 椰子与榴莲

---

许 杰

冀新登字 006 号

选题策划：王亚民 牛素琴

主 编：钟敬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王德宽 朱金顺 刘 勇

钱振纲 徐 健 郭志刚 蔡清富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椰子与榴莲

许 杰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4.375 印张 71,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定价：5.60 元

ISBN 7-5434-2138-0/I·121

#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

科学出版社

---

现代中国是处在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形期！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我国社会从未期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急剧了，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它揭开了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1919—1949），中国思想、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等的剧变，也起了相应的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新文学活动就是这时期文化上大变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小品散文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门类。新的小品散文作品，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而且曾经被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称为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门类。

首先，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品集在数量上相当多；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数字可据，但大体估计，总有近五百种吧？问题还不仅仅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家，由于各自家庭出身、个人资质以及教养、经历等的种种不同，使他们的作品，从主题、题材到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有的激进，有的热烈，有的幽默，有的凄婉，有的闲适，……在风格上则有的刚健，有的剽悍，有的清新，有的浓艳，有的淡素，……这些各异的形态，真如百花园里的群芳，颜色有红、白、蓝、黄，形体有肥、瘦、重、单，香气有强、弱、浓、淡，……乍一接触，使人大有目迷五色，耳惑五声的感觉。

自然，这些纷繁不一的作品，从质量上看，有些是很卓越的，有些则比较一般；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上看，彼此颇有强、弱、深、浅之分。但是，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的文化产物，不管彼此有怎样的距离，总不能不多少地带着一时代的社会色彩。何况既是成名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都应

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吧？这就使它们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乃至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一定存在价值的原因。

现在的多数读者，对于这些情思和风格各异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可以有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那些时代精品，除了领会它的思想、情趣之外，还可以深深品味它的艺术风格。对于那等次稍低的作品，在内容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心态，艺术上也可以领略它们的某些长处（如果一点长处也没有，它就不应入选了）。总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心声，这些作品多少是值得一读的。

这只是就一般读者说的，至于对于那些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文化史家，它们的作用就不只于此了。他们既可以从这大量的作品中诊出那时代的脉搏，还可以对于某些作品进行专精的研究，以求得对当时某些作家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习尚等的理解。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决心编纂、出版这套丛书（多数已经绝版多年，现在一般图书馆也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子的汇集），是一种真正有裨益于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好事！我想海内外人士及一般读者对此都应有同感吧。

1992. 6. 23 北师大

## 编辑例言

---

一、本丛书以选编小品散文集为主，兼及其它类别的散文集。计划选编著名作家和不同思想倾向、艺术流派作家的散文集百余种，力图为读者提供历史上不同情趣、多样风格的读物和研究资料。

二、依据本丛书的计划，酌情选编了有一定代表性又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为了使更多作家的作品入选，每个作家入选的散文集不超过二种。望读者以历史的眼光阅读、考察。

三、本丛书所收的散文集，原则上采用初版本，初版本难于找到的，选用了再版本。编者对原书的文字一般不做改动，仅对明显的错字做了校勘（校正文字用〔 〕标出）。有少数健在作家

的作品收入本丛书时，作家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四、为了保持所收集子的原貌，有个别散文集原附有诗歌、小说或译作，本丛书不做变动，照样收入。

五、本丛书一般是每集一册，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少数作家的两个集子合编为一册的。



目  
录

自序 .....	(1)
枉生女士 .....	(3)
两个青年 .....	(16)
椰林中的别墅 .....	(28)
榴莲 .....	(39)
吉龄鬼出游 .....	(47)
棋樟山 .....	(62)
马戏场中 .....	(72)
我的房东 .....	(80)
下嫁异族 .....	(98)
K 女校的风潮 .....	(112)

## 自序

---

椰子与榴莲，都是南洋特产的一种硕大的果子，我把它用来作为我的南洋漫记的题名，仅仅是采取了它是南洋产物的意思。

我自己又对于自己的作品，本不敢说什么；而且这种类于随笔一类的东西，更不敢有怎样的过于铺张的说话。

不过，我却可以说，在我的作品中，我的主观的色彩，永没有如在这一本漫记中这么鲜明过。老实说，我是想试着用新的眼光，去衡量一切的。

我在南洋的时间，仅仅是一年多一点；便在这一年中，却正是中国新兴文学为建设自己的理论的基础，与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及布尔乔亚文学斗

争得最激烈的时代；南洋是中国的化外，我处在那里，关于国内的一切新的斗争的理论，及新的出版物，一点都没有看到；于是，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便有些落伍起来。我是一个有小资产阶级性的青年，我在南洋的那种充满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气味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能过得很惯；我虽然在那里生活，但我时常用我的仅有的社会学的知识，去估量他们，去分析他们。我觉得，殖民地的普罗列打利亚革命，也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我开始的心思，很想写一本“南洋概观”之类的书，用统计的，比较的，分析的方法，来对南洋的整个社会，如政治，经济，人口，教育，宗教，以及劳动，妇女等等，作一次具体的诊断，而指示出它的唯一的出路。但是，一，因为我的外国文的程度不大好，对于材料方面就不容易收集得起；二，因为我的社会科学的根底不大好，对于唯物史观的原理，还不能自如应用，因此，我不得不写这种类于记事，类于随笔，类于小说的东西了。

用类于文学的体裁来抒写我对于南洋社会的结果，事实上恐怕是失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态度还没有错误，那么，便算是我的成功了。

## 枉生女士

---

初到南洋的人，如果会感到压迫的，那么，他第一便为晓得所谓华民，即华民政务司的权威与势力。

不知在什么时候，有一位朋友和我谈起，说华民政务司，近来是怕我们中国人了。这是一个奇怪而有趣的问题，于是我问他，“这是怎么说起的”。  
“从前有一个广东人，”他说：“他在这里的树胶园做了几年的工，又回到唐山把他的老婆也带来，可是，老婆来了以后，树胶是跌价，工钱是减少，生活费增加；于是乎，家用渐渐支持不住起来，而老婆

也同人家恋爱，跟着人家去了。于是他到华民吃官司，心想用外国官的力量，夺回自己的老婆。可是，经过了华民的审问，问他的老婆欢喜嫁给哪一个，他老婆却说不肯嫁他以后，华民就用着西方的法律断给了他老婆的喜欢嫁的另外的那个男子。那时，他当堂不服，说明明是他的老婆为什么要断给另外的人，但华民已经进去，两三个马来巡捕给他拖了出来。

“于是，他这一恨是非同小可！过了几日，他身边带着一把斧头，趁华民还是问案的时候，一直跑了进去，没头没脑的便向华民头上一劈。

“这一劈，虽然没有把他劈死，但的确是华侨史上的一页新的纪录，比较那些所谓革命的华侨领袖，专门在华民前面献殷勤的，却好得多了。

“从此以后，各地的华民，都战战兢兢起来，也不敢轻易出外了。尤其是关于中国人的婚姻问题，不敢轻易出个主张。”

那位朋友说到这里，停了一停。于是我心里倒想起一个暗杀及行刺等恐吓手段来。

“大概关于革命党的暗杀或行刺事件，这里还没有过罢，倘使这种恐怖的政策做得利害一点，我想，他们的威势或者会减杀一点呢？”

“有呢！是一个女人。”我的朋友忽然若有觉悟的回答。

“是女人，呵！那真是无政府主义的苏菲亚

了。”我惊奇的称赞，“那她的历史，你晓得一点吗？”

“便是在这里格林埠，那时我没有在这里，所以听得不详细。不过，我晓得有这么一件女子炸华民的事就是了。”

“那么现在这个女子呢？”

“早已死了。”

“那个被炸的华民呢？”

“不晓得，听说当时便被炸死了，又有些人说没有死，后来回英国去。”

我心里总是觉得不够了什么似的，终于感得空虚；好像非把这件事打听出来，总是一个缺憾。

沉默了多时，那朋友又说，“这件事情，你连打听都不容易打听的；因为他们不敢多嘴，恐怕连累到自己身上来。听说炸了华民以后，侦探在各地密布着，连响都没一人敢响呢！——到晚上的时候，店门也早就关闭了，正是恐怕大难来临的样子。至于这个女子究竟是什么人，连她自己的亲戚兄弟，都不敢去认一认呢！因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呵！”

这一次的谈话是这样的默然下来，终于终止了。但我心里总想在几时听完这个故事。

## 二

过了多时，热带的气候，我正渐渐的过得惯了。于是我对于正可用气候来象征的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的政治，也渐渐的不觉得它的酷热与闷人了。于是，自然而然的，我对于革命的女子的关心，也渐渐的忘怀了。

但是，偏偏在一个什么惨案纪念日的下午，革命的空气，好像临风高挂的青天白日旗一样的弥漫与浓厚的时候，我的寓所里又来了两个朋友。大概是正在谈着“革命之母”或关于革命等类的话。忽然这如国内的六月一样的下午，骤然下起大点子的骤雨来。

说骤雨，从代表革命的空气的青天白日旗，我们便会联想到南洋的革命，是怎样的如青天白日旗的悬挂一样，会被一阵骤雨打得落花流水似的。

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又忆起了炸华民的女子来。因为，无论如何，在以吃“皇家粮”做走狗，或到政府那边去拍马屁，而出卖国侨的利益的，所谓革命的华侨领袖当中，是找不出这样的人来的——莫说是一个女子。

“我们刚才到她的坟上去了一次，而且拍了几张手照。”因为我的提起，我的两位朋友当中的一位，就这么说了。

“呵！我也早想去看一看她的坟呢！——怎样走的，远不远，我想去看一次。”

这时，我的心中，好像隐隐中想到西湖去凭吊苏小小，冯小青，以及秋瑾女侠等一大堆的女人的坟墓来，自然，用这位女士来比苏小小，冯小青，当然是比得不伦不类的，但我却终于这样联想起来了，——这或者便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至于以这位女士来比拟秋瑾，那是并没有辱没了她的。

外面的骤雨，正下得兴致十分浓厚，要去凭吊一个女革命的荒坟的情绪，便一时转了一个方向，我又详细的问起这位女革命的一切来。

“你们知道这位女子所以要去炸华民的动机吗？”

“真正的原因，我们也不大晓得呢！因为她被捉住的时候，她是一句话也不肯说。”

“那么，她这一炸，是否有政治的，不，有什么党的使命，或什么主义的作用呢？”

“有些人说她是无政府。”

“无政府！”我心里想，“唔，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对于这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于无政府主义的实行者，我是非常钦敬的。”至于要寻究我所以钦敬这位女无政府者的原因，那便是因为我要鄙薄那些自号为无政府，而其实却是勾政府，或直接间接靠着政府的钱来养活，靠着政府的势



力来作威作福的人们。

“在从前有一个时候，南洋的无政府党是很兴盛的；譬如这里的三十行或机器行，都说还有无政府的人？”

“是的，我也听说过南洋有无政府党人，他们在这里办平民夜学，宣传世界语。——现在还有他们的势力吗？”

“现在是不大有得听见，关于无政府党人的事了。近来的共产党反是很多呢？”

就是关于这几句问答，我好像已经在这里得到一个结论似的。我好像觉得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运动当中，大不了只能做一回启蒙，或说初步运动；至于进一步，就做不到了。这个事实的实例，好像是俄国，是中国，又是南洋；至于它的原因，我似乎还隐隐约约的没有条分的想出。而且，便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政府主义者总觉得他是抗闵党的前辈，是抗闵党夺了他的地位似的，于是反过头来，来仇视抗闵党；等到一有机会，便反过来与他所反对的政府勾结，而屠杀而压迫他人了。这个实例，却不是在南洋北洋，而却在中国。

因为是骤雨，忽然又晴去了。南洋的气候，本来是这样的，你看，刚才马路的两旁，不是流着水吗；现在，一晴去之后，马路的中心，当即就干了；而且太阳还特别有力量的，照着高高的树干上。

“恐怕天晚了，走不回来，趁现在天晴了，我们